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十
論語
子罕

413
863
10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十

祁昌穀天祚

丹陽吳荃蓀右彙輯

受業門人范 掄俊升全校

汪繼堪子任

論語

子罕第九

凡三
十章

子罕章全旨

此見聖教之所謹通章要認罕字非不言亦非常言雖偶言亦不多言罕言利防學者趨平此罕言

命與仁以學者未易及此皆處世之深心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合參夫子有所罕言以爲教者有三一曰利如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若纔說着利少間便使人生計較計利則害義故罕言之不欲人之淪于卑污也二曰命命原

於天其理甚微非造道之深者不能知苟知未及而驟語之反使人有幽隱之疑故與利而同罕言也一日仁仁統萬善而其道甚大非全體不息者不能至苟德未至而遽語之反使人有躐等之患故亦與利而同罕言也此

蓋不欲人驚于虛遠也其慮世之心深矣析講麟士大都是三者不言之固不可常言之又不可故罕言之題竅似只在此也○憲義之利不輕言即義中之利亦不輕言○理微則難知言之恐人受臆道大則難盡言之恐人躐等也○或問夫子罕言者乃放于利之利若利用出入乃是義之所安處朱子曰利用之利亦不可去尋討一尋討便是放于利之利○玩註命之理微則此命字當以理言不並氣言若氣數之命所以屬中人夫子亦嘗言之如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公之命矣夫之類是也胡氏曰夫子答問仁多矣然亦言求仁之方而已仁之本體則未嘗言○命與仁即性與天道也仁即性之全體命即天道之流行賦于物者中人以下難以語上故罕言之意本虛齊及慶源

韓氏

達巷章全旨

此章當與多能章參看總是不貴博之意黨人言博夫子以執字對他博字蓋恐人務博而無所成也觀謂門弟子五字可見射御策對成名說蓋射御極可能名者也然亦只是註中承之以識意黨人非深知孔子孔子亦不與之深言若認真夫子欲執御以成名又是癡人說夢了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參序有達巷黨之人者私謂孔子曰大哉孔子乎無不知無不能誠博學也而惜乎無所成名蓋汎義衆藝反不得以一藝稱之也

析講博學學字紹射御者本非甚深之詞猶太宰之云多能耳蒙引聖人之大精粗本和一一以貫之黨人只就粗末上舉聖人異註名非名譽乃各自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

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入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且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存疑夫子聞人美已承之以謙却把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一邊謂問弟子曰他言無所成名緣我不曾識執一藝耳吾將何所執以成名乎天下有以御名者有以射名者將執御之事以成名乎執射之事以成名乎二者之中御爲尤易然則吾將御而希習之矣蓋欲名六藝之卑則謙而又謙之詞也○析講吾執御矣只說執射較難執御較易執御便了○黨人之意蓋以學之博固可嘉而名之不成亦可惜欲夫子以一藝成名也夫子只認着無所成名而欲執一藝以成名承之以謙也執御乎二句是自己審度之詞吾執御句亦不是認

真決斷語見得隨所執而皆可成名隨所名而皆可寓道也姑借以回答黨人且微示門弟子以吾道簡易欲其隨處求道而不在博也時解有不貴執不貴名諸說皆與註皆不必從

麻冕章全旨

此聖人維禮之意麻冕變爲純拜下變爲拜上皆禮之變以可從引起不可從所以嚴上下之分非徒商一已之從違已也上節輕下節重○趙氏曰麻冕之變人心漸薄即拜上之漸也但制度文爲之細猶可以隨時至于係乎三綱五常者萬世而不容易從違全在此處斟酌耳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形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參序子曰緇麻爲布而緇之以爲冕者古禮也今也改用絲爲之較之麻其工夫省約而儉儉雖非禮然無害于禮吾從衆而用絲焉不敢矯俗爲也

析講麻績麻為布似今極細絹一般謂之細布冠者染布為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大約是朝祭之服備考白虎通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所以用麻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不以皮皮太古未有禮文之服也麟士曰麻冕見六經則惟書頌命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

參序臣之拜君必于堂下亦古禮也今也不待君之辭遂拜于堂上是驕慢而泰也悖禮甚矣雖違眾吾從拜下之禮不敢徇俗為也

析講太全饒氏曰先已拜于堂下而君辭之則是不曾受其拜故升堂再拜以成之孔子時君弱臣強徑自拜于堂上故夫子云然禮燕義云君舉禮于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則君上之禮也○

賜爵特賜臣下之爵也○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自周夷王始○禮之變由衆而成兩吾字與衆字對人有以一身轉移人心意

子絕章全旨

此章總見聖心之虛四者皆是私心本來心體原無此四者聖人完全此心體空然洞然何有四者要就聖人心中看出自然無私境界方與強制之學不同○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更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參大全太凡常人之心有私每有四者之累我夫子則還其本然之體而絕無是四者焉方事之味為也渾然天理不任私意揣測之私不萌也則毋意隨事順理不先期必端主之

見悉忘也。則毋必及事之已為也。過而不留。無所凝滯。蓋與物俱化也。則毋固。固大千物。不私一身。蓋視人猶已也。則毋我。此心自始至終。廓然虛公。如鑑空水止。非純乎天而不間以人者。其孰能之。

析講邢疏。毋不也。蒙引。本文無循環意。集註推說。只用前註。○朱子曰。上章聖人處世之道。此章聖人天理之純。○王觀濤曰。意字只是着意。有意為不善。固私也。有意為善。亦私也。必是必定要。如何必定要。不如何。固對通言。時已移而心不移。事已遷而心不遷。便執滯不通。我是私已。亦不必是利已。不顧人。只一念知有我在。便是私已。○胡氏曰。意不可無。然必根于理。而後發。此獨以意言。則私心之發也。意必在方有作為之先。固我在已。有作為之後。

子畏章全旨

此聖人以斯文之興喪。決此身之存亡。而外患無所動心。乃事天立命之學。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參序。昔夫子適陳。過匡。匡人以兵圍之。夫子于是有戒心。蓋遇變而慎重之意。非懼禍也。

析講。顧麟士曰。顏冠孔子。弟子陽虎暴匡。常與俱。匡人有簡子者。以甲士圍孔子也。太全馮氏云。匡宋邑。長於儆戒。非懼禍也。亦有愛道以愛其身之意。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參序。時弟子之從者。不能無懼。故夫子解之。曰。道每因文而顯。亦必得人而傳。昔堯舜禹湯之統傳之。于文王。今文王雖既沒。而其所傳如禮樂制度之文。不在茲乎。文既在茲。則吾身之存亡。斯文之興喪。係之矣。

析講。太全胡氏曰。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文。卽是道。照註。謙詞。看極明。不必過為分別。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

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施 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參序夫斯文與喪有天意存焉使天之意將喪斯文而不傳于後也則我後文王而死者天之所賦必有所靳將不得考述其禮樂脩明其制度以與于斯文也今我得與于斯文是天之意未欲喪斯文也則予之一身禮樂制度所由係天必為斯文計而默祐我矣彼匡人者其奈之何哉此我所恃以無恐也而二三子又何患乎

析講太全金氏曰周末文武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集群聖之大成斟酌損益以詔來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得與斯文也語類言在茲便是天未喪斯文後死者死字對上沒字問孔子以道之興廢付之命以文之得喪任諸已曰道只是有興廢却喪不得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麟士云將喪未喪商量平對

之詞後死句匡人句互文見意也○天以天意言也○含上節總言斯文在已則天意亦在已見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已也○陳新安曰道者禮樂制度之本禮樂制度者道之寓道無形體顯設為文而後可見耳○曰文在茲者言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典章吾知其因革責任在我有不可得而讓也不曰喪已而曰喪斯文蓋已之身即斯文之所在也

太宰章全旨

此章當以夫子之言為重太宰簡以多為聖子貢亦未離乎多夫子明多能不足貴曉太宰亦以曉子貢也未節雖是証少賤多能而不多之旨益見矣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 泰與

平聲 ○孔氏曰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太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參存疑太宰問于子貢曰夫子其生知之聖人歟不然何其禮樂射御釣弋獵較之類無所不通而多能如此也是太宰謂多能則聖也

析講太宰與黨人之見略同然黨人之本夫子其詞決太宰之聖夫子其詞疑其識見較淺多能當不得才乃才之末事

也。杜氏曰春秋時以太宰名官者惟吳宋與魯耳吳有太宰嚭宋有太宰華皆華督與孔子不同時疑此太宰即吳嚭也吳與魯會稽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太宰而亦當在此年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參存疑子貢曉之曰子以多能遂足盡聖乎之夫子為人固是天放縱之而不為限量使之有那等才德殆將次造聖人之極是以聖無不通又如此之多能也不端在于多能也析講註聖無不通正是解又多能意當安在多能上。蒙引固字不必做實字解與又字相應。朱子曰殆庶幾也知而今說將次。縱字要認蓋不但使之生知安行而且縱之以知至行盡也若但云生知安行凡聖人皆然矣重天縱何未何只帶說聖以才德兼備言聖無不通所該者廣而多能特無不通之小事子貢之言已說得好但亦似謂多能出于天而通于聖實非夫子所由多能之故夫子故即曉太宰者而

因以曉之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參存疑太宰以多能為聖此全不知聖人其言非也子貢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此智足以知聖人其言是也夫子皆聞之不敢以聖自居又恐人以多能為尚乃自明其意曰太宰謂我多能却知我多能之故乎我這個多能亦有其故不是聖也蓋吾少也未為世用無位而微賤故無行道之責得講習衆藝而多能鄙末之事耳然君子所重豈在多能乎哉君子自有執要者在而不在多能也然則以我為聖固不敢當而以聖在多能尤失之遠矣析講君子多乎哉一句不是謙詞特以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以此曉之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特以之率人則必至循末忘本尚才棄德矣露出君子字面避聖字也。按註意則

故多能鄙事中多一折。聞之兼聞兩人之言也不說賜知我而曰太宰知我是不敢以天縱之聖自居也口中雖說太宰知我言外便見得太宰不知我所以多能之故說個多能鄙事恐人遂以多能為聖也此三句正打着兩人之言君子多乎二句又另是一意蓋前三句是謙已後二句是誨人也南軒張氏曰多能雖不害其為君子然為君子不在于多能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參淺說夫子之言如此而琴牢亦曰夫子嘗言吾不試故藝此亦夫子少也賤故多能之意也惟不試而習于藝則藝豈君子之所貴哉知夫子之所以聖者宜有以得其本矣○析講此節門人記夫子之言又以琴牢之言實之○問吾不試故藝朱子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得小小技藝若使其見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技之可見矣

吾有章全旨

此章只重無知上鄙夫以下總是申明此意蓋因問中之所有而叩之賜之未嘗泰一分識解正見其無知也兩端只作所問之終始本末看方與叩其字相應而上下精粗俱該在內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眾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眾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合參當時必有稱夫子無所不知者故夫子謙以辭之曰天下之事理無窮一人之聰明有盡吾有知乎哉實無所知也

但吾平日教人必盡其誠不待上哲而後告也。即或有鄙夫來問于我在他雖是空空如也却不敢以其愚而忽之所以告之者務必罄吾所知就其問之所及發動其兩端之理而無一之不盡焉人見我之諄諄誨人遂以我為有知耳我不過因問而答果何所知耶

析講此聖謙已之意然能叩兩端而竭于此亦可見其無不知矣○大全蔡氏曰兩端屬鄙夫叩其兩端而竭是叩觸其端緒因而竭之以鄙夫之解解鄙夫未常益以我之意見正以明其無知也○淺說竭兩端只是言之盡耳蓋其言之發雖就鄙夫之可知可行者言之而要之至理亦不外是也按太子意猶云人或見我之告語詳盡而遽以為有知云耳我何有知哉○竭字不重教人無隱上重在胸中無復餘物之意與無知相應○人必于事物物之理無一不曉方可稱得有知夫子雖無所不知却不敢自恃其知故曰無知詳中謙言二字宜玩時解說向心體空然洞然虛靈無意上失之遠矣空空如狀鄙夫之無能貌兩端猶言頭尾竭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也曰其兩端者蓋鄙夫每問一事則此事之頭尾即具于問中夫子特發動之而詳悉告之耳如問孝則

舉孝之端委而盡告之之類是也

鳳鳥章全旨

夫子非思鳳與圖也思伏羲舜文之君也既無聖君則無人用夫子而夫子之道不行矣安得不嘆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氏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參序子曰古有聖王則鳳至圖出蓋治世之休徵也今鳳鳥不復至河不復出圖吾其終已矣夫其有用我者而道其不行也已

析講大全輔氏曰聖人之道行則文章著見于外禮樂制度之類也而鳳至圖出以兆文明之祥鳳以其文采圖以其卦畫也○按通義來儀謂來舞而有容儀也書注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其數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河圖之序自北而東左旋而相生然對待之位則北方一六水冠南方二七火

西方四九金見東方三八木而相尅者寓乎相生之中蓋造化之理生而不尅則生者無從裁制足見河圖生尅之妙

子見章全旨

敬愛之心感于內而作趨之容見于外有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者聖人至誠故表裏皆如此

子見齊衰者見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

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簪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參序記者說吾夫子平日見齊衰而有喪者見衣裳而有爵者與簪而不成人者夫子或坐而見之雖彼年少于我我必作焉夫子或行而過其前則必趨焉因其可哀可尊可矜而改容禮之不因其少而忽之也仁孝敬愛之心不積于中隨感而應如此析講沈虹野曰見之我坐而見彼之行過也過之彼坐而我

行過見之也○子見二字包下見之過之見之內含得坐字與子見不是復文

顏淵章全旨

此章是贊聖道之妙總是顏子得力追憶語首節嘆聖道之妙次節言聖教之有序末節言其學之所至而益見聖道之妙○國外胡氏說不可執蓋纔說先難便以首節爲顏子用力處了纔說後獲便已得了與末節朱註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一句相背矣不知顏子此嘆正在雖欲從之末由也亡之時故不覺其喟然首節形容聖道之高妙若終非人力所可至者仰鑽瞻忽就顏子見道說不可下以仰鑽瞻忽就當用力說用力都在欲罷不能上顏子一得夫子之教便去着力及着力之盡又到力着不得處故益見聖道之妙耳○朱子曰高堅前後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後來得力之效驗也○仰鑽瞻忽是一個關節如有所立卓爾又是一個關節不是夫子循循善誘便高堅前後終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關博了又約約了又博恁地做去所以欲罷不能至于如有所立卓爾處見得大段親切了那末由也已一節却是着力不得處博文約禮是着力得處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

焉在後

喟苦位反
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參大全顏淵學既有得因喟然而歎曰甚矣夫子之道之妙也始吾于夫子之道蓋常欲多方以求之矣以道爲高也而仰之則升一級又有一級仰之益見其高以道爲堅也而鑽之則透了一層又有一層鑽之益見其堅瞻之若道在吾前正欲勇猛趕上則忽又在後而我又蹉過回几窮矣哉析講大全朱子曰顏子仰鑽瞻忽不是別有個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大過了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仰之一句是無窮盡瞻之一句是無方體高堅是說難學前後是說捉摸不得總是形容聖道之妙起初全無入頭處非道真有所謂高堅所謂前

謂前
後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

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合參夫回之求道如此其艱而終未有捉摸處幸夫子之設教則循循然有序而善于引入之進焉道之散見于事物者則爲文文有不博則無以見道于萬殊夫子則先博我以文教我致知格物可以辨別衆理而居之不偏道有規矩準繩者則爲禮禮有不約則無以會道于一本夫子則隨約我以禮教我克己復禮可以操存依據而動

皆有則使我以身體之切實用功如此

析講大全馮氏曰夫子教人之法皆然惟顏子求道切認道真可以見夫子之爲我設爾○文不止詩書六藝凡萬事萬物燦然發見者皆文禮即克己復禮之禮體此理于身而視聽言動皆有規矩便是禮文即是禮之散殊禮即是文之統會學問必究其理是曰博文凡事必循其則是曰約禮博文

條相多，事事都去理會禮，只一個道理為博文歸宿處。○以文來教，便是博。我以文以禮來教，便是約。我以禮博我，約我就。聖人設教，言文與禮就吾身知行言，博約以先後言，方見有序意。蓋博先于約，既非徑約者之寡陋而無得，博繼以約，又非徒博者之汙慢而無歸。故曰循循善誘，饒雙峯曰：先博，我以文以開廣我之知識，然後約我以禮，使我于視聽言動上皆由于規矩準繩而所守得其要。○朱子曰：所謂循循有序者，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序博文約禮中各有次序，先後淺深此說更透。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窮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太段着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

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參金氏曰：回也敬，領夫子博約之教，日從事于文禮之中，百倍其功，交進互發，日見趣味，故悅之既深，雖欲罷其博約之功而自不能已。博之又博，約之又約，凡吾之才力所可用者，既皆竭進無餘及其人也。義理昭明，本心純熟，向之高堅者，今皆識其大本，前之瞻忽者，今皆識其定體，凡其處已治人應事接物，雖精粗巨細萬變不同，莫不各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道理如有所立于吾前，而卓爾可見者，當此時豈不欲盡力以求至于從容中道之處，然勉可以力而几化不可以力而進，雖欲進而與之為一，料由也已。回仍將勉焉不能已。

矣

析講朱子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于此以醇醇萬變處有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親切不似向來無捉摸處○金氏曰其曰如者非謂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象求達者自悟衆人固不識也故以如言之○卓立王見得真言此見得又不是徒知而不能行即是在日用行事間體認得真也但不能如夫子行得純熟耳○未由不是休不用力只是工夫比前更細循循養將去○王觀濤曰卓爾欲從末由俱指定夫子之道說不是泛說道立是立在前猶與我爲一也從是眼上去與之爲一也要把卓爾未由連看勿斷方得其趣蓋此時分明見得却又着力不得所以爲深知其妙言外便有勿忘勿助以俟之意不可將末二句輕看○顧涇陽云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至高至堅忽前忽後非即所謂神焉者乎然其道不過一以貫之道而已一散於萬殊必觀其會通故須博一具子吾身必行其典禮故須約日從事于博約則善無不明身無不誠所謂殊途同歸時措咸宜之理確有真見如爲臣知其何以忠爲子知其何以孝當行知其可以行當藏知其可以藏時中之道固已

知之明而守之固是謂立卓然猶着擬議未化粹持欲從而非從欲未能與之爲一故曰未由也巳此所謂大而將化歸者進此則神不可知矣○此節言得夫子夫子之教故見道既真而化終不可爲也註中悅之深貼欲能何力之盡貼竭才句所見益親貼卓立句無所用其力貼欲從末由句欲罷二句緊承博約來所謂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自是歇手不得也所立卓爾謂日用事物間此個道理所有定在與高堅前後境界迥然不同但猶出于力索不能如夫子之從心不踰耳○存疑既竭吾才即下學之功已盡到此時凡聖人所能知能行底都無不知不能了所爭者猶有思勉耳此章見夫子之素位而行首節是子路尊聖人之過下二節既責之而復曉之

子疾病全章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合衆疾甚曰病子疾病子路懼其不諱而豫爲之計以夫子嘗爲大夫欲使其弟子爲家臣以治其喪不知夫子時已去

位無家臣是未知所以等之之道也

析講麟士云木夫有家臣以治喪事蓋以引祭者多故各分職以治之士庶人則委之干親友古者孝子不浪事也○車解云門人是子路之弟子觀使字可知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冠之後亦致其事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干備久矣大夫老而致仕後得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

欺欺天乎間如字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邪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參序及夫子病少間知子路之說乃曰久矣哉由之所行不循實也我今既去位已無家臣矣而乃自以為有家臣吾于誰人而能欺之其將欺天已乎何由之行詐而使蒙欺天之罪也則家臣不當有也明矣
析講朱子曰久矣不得指那一事是指從來而言子路一時

不循道理本心亦不知其為詐然子路平日強其所不知以為知只有二毫不識便是詐也○麟士云謝字損人對天字說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箴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商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識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合參然家臣非惟不當有亦不必有也且子與其死於非禮自處而死於家臣之手也無寧二三子為我治喪而死於其手之為安乎是有臣不足為我重也且予縱無家臣而不得以君臣之禮大葬有二三子在豈至死於道路終棄而不葬乎

是無臣不足為我輕也。由何不深思之矣。

析義：麟士云：上節言家臣之不當有此節，言家臣之不必有。與其死于一二句，言師弟之情較君臣為更切也。此節以兩且字作轉，亦當平說。君臣禮勢君字疑謂孔子也。古時為大夫者皆有家政，其家事死則為之治喪，死以臣事君之禮。

有美全章旨

此章見夫子出處之權，美玉為君子之抱道藏沽，設兩端以問，意重在沽。善價亦說得好，但病在一求字。則十沽似急于玉，似輕故夫子以待字換他求字。太子之意亦重在沽。弟云待賈何等從容，何等自重，可見夫子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亦未嘗一日徇天下。真得時行時止之道者。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

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

泰序子貢疑夫子不仕而設問曰：美玉天下之至寶也，今有子斯將韞之，匱而藏，諸求其善價而沽。諸子曰：大寶重公，諸世不可以言藏也。沽之哉，沽之哉，但有意求沽，則人將視而不以爲寶，我固以待夫善賈之自至者也。若待賈而不至，其不沽也又何怪哉？夫子用行舍藏之大權于此，可得其概矣。

析講：太全輔氏曰：沽之哉，二句見理，則當沽而意則不沽也。陳氏曰：待賈者，安于義命之正求賈者，涉于奔競之私也。夫子之意重在一待字，見得賈之既至，則從其沽而非銜玉以求售賈之未至，則不急于沽而亦非懷寶以自私，不然價在人而我求之，則急于沽而所損者多矣。待賈正所以善其沽，無兩層此句便寓個用行舍藏意在內。○沽之哉，兩沽字對上藏字，言玉之不終于藏也。待字對上求字，言沽之不

可出于求也。

子欲章全旨

夫子道不行于中國故托居九夷以儆之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參太全夫子見道不行偶發欲居九夷之嘆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參太全或人未之喻則以為真欲往也曰九夷之俗服左衽而言侏僂鄙陋甚矣如之何其可居也夫子不明告之而但據理答之曰君子居夷狄自有行乎夷狄之道陋在彼不陋在我且用夏變夷陋習自可化矣何不可居之有

析講問何故不化中國朱子曰但時君不用不得行其道耳

吾自章全旨

此夫子自敘正樂之功也只重正樂上不可分詩與樂並說詩即樂之章也反魯下當先點出正樂意然後二句始舉其成功言之若從正樂而言必先正詩方可以正樂此云樂正乃已然之詞正是追想成功處惟樂正

而樂中所用之雅頌各得其所原自一順說下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合參子曰詩樂在魯久矣然殘缺失次每多不正吾嘗周流四方考之周禮之所載參之列國之所聞訂之既詳驗之足信故自衛反魯之時特為釐正殘缺者補之失次者序之然後樂之聲音節奏悉歸于正而其中雅頌之詩被之管絃奏之宗廟朝廷者亦各得其所而不相混焉雅頌得所而樂無不正益可知矣

析講朱子曰是時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為三百篇于是雅頌各得其所存疑本文先說樂正後說雅頌各得其所則其所主在樂與語魯太師及師摯之始章一意詩特其樂章耳集註曰詩樂從順辭也○得所當看各字不但雅奏于朝頌奏于廟為得所而雅與雅各不相混頌與頌各不相混乃為各得其

所也。○蒙引：古者宗廟朝廷房中之樂各有篇章不相淆亂。如甯武不拜，湛露穆叔不拜，肆夏以其非所也。夫子則別之以類序之，以義如王、朝、侯、朝、賓、歌、何、詩、王、廟、侯、廟、賓、歌、何、詩，各各不紊，有名分井然之意。○張南軒：日獨舉雅頌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聲，朝廟所不奏。二南亦必用之，房中耳故正樂只言雅頌。○魯襄公四年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晉侯使子員問之，穆叔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不侯也，使臣弗敢與聞。」甯武子聘于晉，晉宴之，為賦湛露，武子不答賦。曰：「王宴諸侯則賦湛露，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于木禮以自取戾。」

出則章全旨

此夫子謙已，諷人之意，欲人之不忽於卑近也。四者，是庸德之行，視之若易，然行之無憾，是難。蓋出則三句，是于天理之當為者，求盡其道，不為句，是于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合參：子曰：人于日用倫理之間，皆有其最切者，不可忽也。如出而在邦國，有公卿當事也，則盡其忠順以明貴之之義，入而在家庭，有父兄當事也，則用力用勞以盡親親之恩，喪以送死，人之所易忽也，則內盡其哀，外盡其禮，而不敢不勉，消以合歡，人之所易溺也，則內不亂德，外不失儀，而不為所困。此四者，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非德盛禮恭，涵養純粹者，不能也。反之于

我果何有哉？此聖人謙已，護人如此。

析講：饒雙峯曰：事公卿父兄，事生之禮，喪事，死之禮，不特三年之喪，如期功緦麻之輕者，皆是三件是大節，不為酒困，是至小底，然亦甚難。○困亂其性，也不以事看，而曰事公卿以始仕者言之，亦謙詞也。

子在章全旨

此言道體無須臾之或息，示人體道亦當無須臾之或息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

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思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參大全夫子偶在川上會諸心而形諸嘆曰天地之間往者前而已去底來者後邊接續去底逝而不已者如斯夫自晝至夜無有停息也人可不察其本然之體哉

析講吳氏曰逝者不指水斯字方指水○水之流行不息亦該在逝者內但逝者不指水說吳氏之說須善會之○逝者二字指化機說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天地間一切氣化流行何嘗有一息停止但其機隱微惟水之流行不息最為易見故指水而發道體以示人夫子蓋自視川流心想道體而嘆水正嘆道也但在夫子口中道字水字俱渾然不露為妙沈虹野曰水之流行不息即道之流行不息與鸞飛魚躍同一機括不可作喻說着個

如字蓋即一物以假全體也○朱子曰與道為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者也○陳氏曰欲學者于川流上察識道體之自然不息而法之以自強不息此又發言外意○蒙引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不可作兩截看合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數句乃得逝者如斯之意註中天地之化數句所包甚廣陳新安曰必有來者續方見道體之無窮使往而不續則其幾息而非生生之道矣

吾未章全旨

此只嘆誠于好德者少言外有令人自負之意德兼人已好德如好色只重誠意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平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參序子曰人所得于天之正理是為德此固人之所同有而亦人之所當好者也乃吾觀人情理念衰欲念勝未見好德之誠有如好色者也使易好色之心以好德又何德之不成哉

譬如章全旨

此夫子借為山進止之機以警醒學者兩吾字最重見進止皆決于已欲人之以止自戒而以進自勵也正意各宜豁明在譬如上下俱就為山說方得口氣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

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求位反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益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左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合泰子曰人之為學貴求其成譬如築土為山其未得成者但少一簣之土耳其為山亦甚易矣乃忽然而止焉其止也非有阻之者也吾自止也人之自怠而棄其垂成之功者何以異此人之為學勿憚其難譬如平地覆土為山其所加者此一簣之土耳其為山亦甚難矣乃奮然而進焉其進也非有促之者也吾自往也人之自奮而不安于卑近者何以異此夫一止則功成之功不足恃一進則未成之業皆可圖而

語之章全旨

其機總夾之于已學者可不勉于自強而顧其于自弃哉析講陳氏曰語有三十四章純如詩本義之比此止言為山而未嘗言為學然為學之意見于言外此外松栢與力苗秀章是也○按此章雖未明言為學然明下兩譬如則為學意賞補說本文之上似與松栢與力苗秀小不同也○兩說一簣先說止而後說進不單人絕妙鼓舞○王觀清曰止則惟吾止耳豈曰機將成而莫禦哉進則惟吾往耳豈曰機尚淺而難圖哉蓋謂其皆聽于吾之使然而不聽于勢之自然也夫子以體教之勇獨歸顏子正以勵群弟子也不情在力行上但由于心解惟其深潛純粹聞教即能洞然故體教自然不懈上句寬說下句方歸回上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去聲與平聲

情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情此群弟子所不及也參大全子曰受教者聞言而半發半信若有若無安得不惰若夫語之以道而心知而力行之自然止不得者其惟回也

歟回與可謂不負吾之教者矣

析講此節五順題講不可倒提。顏回○語心解悟也力行行也若不曾理會終難不歇脚講之不情全是悟之透徹方能行之不情如晝寢者自盡者總是情字顏子之心解如聞知十無所不悅是也顏子之力行如欲罷不能請事斯語是也

惜乎章全旨

此惜顏子有進學之功無自棄之失亦勉勵門弟子之深意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

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泰序子一日思顏淵而謂之曰惜乎其勤子為學吾但見其進而不已也未嘗見其止而不前也使天假之年其成就為不小矣乃不幸而死不及見其成豈不可惜哉

苗而章全旨

此夫子成人廢學意也一何語意須歸實上去方得苗蓋苗期于實學期于成一也兩有以大說得警醒謂出於常理之外嘆其不應有此以令人思其所以有

此之故正意在尾補出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

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參大全子曰穀之生也自苗而秀自秀而實乃為有成苗因

有可秀之理今或自苗而不秀者有之秀固前可實之理今

或自秀而不實者有之此必有所以致之者矣美而

不成亦何為哉然則人之為學不至於成何以異此

析講有實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實能有諸已秀而不

實者也○王觀濤曰不秀不實皆重人力不到不兼天時

後生章全旨

此是策勵後生處只作一人看只可畏期望以勉勵之曰不足畏絕望以儆戒之無非欲其及時以

進修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

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於處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辨可畏矣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身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合參子曰人之後生者真有可畏年富則為學有日力強則為學有資若能進而不已則為聖為賢皆未可量焉知其將來者之所成不知今日之所期望也此其所以可畏也苟以年少為可恃不能勉善而自失其時以至子將來四十五十之年而道德無聞于人焉則年之富者今已邁力之強者今已衰進脩無復可恃終為庸人之歸矣

斯亦不足畏也已後生其及時自勵○此析講來字今字俱當指後生言註我之今日當融會之○此亦為後生而發非以四十五十限定人也○焉知句是言將來積學之所成就得如今日之所期望也有限他不得意此正足上可畏意無聞言不以善聞重道明德立上不重名譽玩末句亦字正與首句相應蓋後生之可畏正以其能積學而有聞也若至老而無聞則師之可畏者亦不足畏矣失其所可畏便到不足畏的境界如何

法語章全旨

此見聽言當實受其益也二為貴俱是實受其益靜上六句為聽言者望下二句為聽言者微緊要在改與繹上觀兩貴字可見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異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參序子曰進言固當因人聽言必當虛己如我見人有過將
法度之說切直言之則詞嚴義正聽者必肅然起敬彼欲無
從能乎然非徒從己也即心上悔悟自改其非這纔是能受
直言乃為可貴見人有過將異順之意與婉言之則情順氣
平聽者必怡然無拂彼欲無悅能乎然非徒悅己也即不敢
忽畧自尋繹其微意之所在而感慨自新這纔是樂聞善言
乃為可貴若悅矣而不繹從矣而不改則終無自新之望吾
不能善法言罪言之外別為一術以微之使之去
惡而遷善矣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此深絕之辭也
析講朱子曰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敬憚至帳中可其
奏可謂從矣然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同從如孟子論好
色好貨齊王豈不悅然寃不思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積倉
累糧之實也○從是諾于己改是體于身說是承順于外繹
是玩索于心法言者人有不善而我戒之弗為也據理而言
人方屈于理之不暇安得不從罪言者人有未善而我導之
使善也言既有理而又可聽安得不說此說與從其事操之
進言者必改與繹方見聽言者能實受其益處改者依吾言
而改其前此之失也繹者弄味其言中之意而知其言之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釋于己也不改不繹則是徒聽而已未如之何有不能着力
意○法言與言俱是規過非驥指君友不單作諫臣講也
重出而通其半

三軍章全直

此夫子教人立志○以上句形下句須于
西奪處勿說容易了方顯得不可奪意出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
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參集解子曰天下資諸人者難憑在諸己者足恃如三軍之
衆勢至難犯然其勇在人苟人心一離則謀敗氣摧其將帥
可奪而取之一匹之夫其勢似微然其志在我苟堅守其志
雖生死利害不可得而奪之也蓋志者中有
所主其人莫與焉者也故人不可以不立志
析講匹夫對上三軍看猶言一人也匹夫之志雖是好的下
邊亦且淺淺說○志與意不同意是發動處志是存主處夫

子所謂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至以害仁其可得而奪乎如可得則豈足以爲志哉○大全張氏曰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渝如虞人非招不往之類若守定私意則是失其所至非志也

衣敝章全旨

此章俱是進字路于藏也前二節因其可進而與之末一節因其不求進而與之總是進之意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

也與

衣去聲緼紵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泉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參序子曰貧富相形之際人易動心若自己衣着敝緼之袍與那衣狐貉之人並立而此衷漠然不以已不若人爲恥者其惟我仲由也歟○析講緼袍狐貉本非實事然亦見相形精細處註衣之賤衣之貴皆言其值非人之貴賤○由之不恥從識趣高明上看

出○此處且勿露進道意次節方可露出蓋可與進道即下何用不藏意也

不伎不求何用不藏

伎之 鼓反

伎害也求貪也藏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伎弱者必求○參序由之識趣高明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心而可進于道矣詩云人若能不疾人之有而有伎害之心不恥已之無而有貪求之心則外物一無所累用之進德修業何所爲而不善乎吾仲由之謂也○析講此正美子路可與進道之意○伎求根恥字來伎者恥之激而爲忌嫉求者恥之溺而爲希冀○王觀濤曰謂之日用可見道中還有許多作用不止于處貧富之一端但由此克之却可事事盡善耳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

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參蒙引：夫子美子路如此，蓋欲其由此而進之，非欲其終于此也。子路聞夫子與已若將不伎不求之言，終身誦之焉。夫學先要不以貧富動心，有個重內輕外之意，然後可與進道耳。若端挾此爲能，則有所局無復遠大之望。故夫子抑之曰：這不伎不求，是道也。特進道之始耳。何足？以言盡善哉。由也復求進焉可矣。

析講首節：註云：子路之志如此，云云，至可進于道矣。須看可，以進道意。下文何用不減便是？此意此言何足以減都以其不復求進于道也。○終身誦之，謂天下之理止于是，而吾人之守不可易也。此便不復求進于日新之道了。夫子因言是不伎不求之道也。何足以減此？即借何用不減之語而反言，以進之。見得道有至極處，由此進進不已，而求至于其極可也。是道指不伎不求言，與註中道字不同。蓋求進于道，道字包括得廣，非不快不求，一節所能盡也。○誦之，不是只是是。

據而恐失之意，他意正謂其足以減也。夫子亟將初意說明，與他原不說不減，但道垂無窮，此未足以盡之耳。足字宜玩。猶云：不伎不求，誠進道之基，然但可爲托始，而未可爲誦極也。

歲寒章全旨

此章見君子之志節異于衆人，而慨人知君子之志節，然後知三字，可見後彫只是不彫，言不與草木同。彫也知松柏之操，在歲寒而後見，則知君子之守在干利害事變之際，而後見矣。守其志節，言通節不脫詩之比體，正意宜末後補出。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合參：子曰時窮則節見，猶春夏之交萬物蕃茂，雖有堅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歲暮之時，重陰沍寒，生意憔悴，草木咸彫，而松柏猶蒼然不變，然後知其後彫也。夫事變之值，君子之歲寒也，而志節之堅，君子之後彫也。不遇歲寒，無以別。

栢不遇事變無以見君子然則君子其入中之松柏乎
析講陳氏曰後彫雖待歲寒而後可見松柏之有心則貫四
時而有常托物以比君子其意深矣○按范氏註意夫子口
中並不宜直露

知者章全旨

此表知仁勇之心體不惑等各就其心體無累處
言之勉人進修意在言外蓋心體原無障礙無牽
繫無委靡惟知仁勇的人能全其心體任可憂可戚
可懼之交于前累不為動成德之人分量自是如此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
憂氣以足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合參子曰人之不免于疑惑者凡以見理未明故也惟夫有
智之德者見理既明則事物之交凡是非可否坐而照之有
餘矣夫何惑人之不能無憂患者凡以私心為累故也惟夫
有仁之德者私欲化而依于理則理所當然雖貧賤患難安
而處之裕如矣夫何憂人之不免于恐懼者凡以正氣不充
故也惟夫有勇之德者氣配道義則至大至剛雖大節重任

當之而不動心矣夫何懼學者可不免為知仁勇之人耶
析講蒙引此學之序也這一句是對後仁者不憂章說蓋後
章是成德以仁為先此章是進學以知為先所謂誠而明明
而誠也○問何以勇皆序在後曰未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
是勇○此知者仁者勇者皆以成德言但以知居仁勇之先
謂學之序耳非以知者等俱為進學之人也○憂或懼俱以
心言要說得細○註中明足燭理等句解知仁勇最明白不
惑謂事物無遁情也不憂謂無入不自得也不懼謂當事變
而不震撼也本文只就知仁勇之成德言所謂序者蓋必先
明理斯去私欲無私欲斯不屈于物也可見學者之于道始
以知而知之中以仁而體之終以勇而強之則知明行至久
而不息而道全于我矣

可與章全旨

此望人以造極之學歸重權上必至能權而後人
品學問方極其至通言未可與者正欲人由已至
以馴造其未至非徒
言難以阻人之進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

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參存疑子曰人之所至有高下君子亦當隨其高下而與之如人心慕吾道而志于學是知所以求之也可與共學矣然或未能的見吾道之美而勇往以從之此猶未知所往是未可與適道也能勇往以從之而可與適道矣或不能不因物而遷是未能固執而不變未可與立也學至于固執而不變

是可與立矣然或中而未化而于萬事萬物之來不能權其輕重之當然以合于時措咸宜之道則是未可與權也學至于能權然後可以通天下之變而周天下之用矣
學者可不因所至以求所未至以爲可與之地哉
析講大全朱子曰可與未可與此只是大綱如是○可與未可與乃比量之辭王施教說者不是謂是夫子與之者太泥只是九論學者造詣各有淺深而君子與人不可強所未至便見得學者當一步趨進一步直造乎其極而後已乃夫子勉人意也○可與共學是志趣已真知求正道但未曾用實踐之功而由乎斯道之中故未可與適道適道則已能行得矣但未實得于已而守之不遷故未可與立立則見得真守得定不爲外物所奪斯道已爲我有矣然有執守意未能變而通之與時宜之故未可與權○程子曰反經合道爲權公羊唱之何休和之古人多錯認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詳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其輕重使之合義是也朱子曰經只是太經太法正當道理而已所謂權者于精微曲折處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權卽經之要妙處也非能見焉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與權也○權字不對經言對經言則

端屬處變矣此權字乃時措咸宜之權如孔子聖之時便是
○權是時中不中則無以為權矣○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
用那義底○權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固當用
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務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
深根固蒂時便要他去他適為所害這裏斟酌時宜便知個緩
急淺深始得○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翼註可與
言可與共為此事也然意不重共為上只重彼能
為此事耳未可不是終不可與只就目前言之
此夫子借詩以著近思之學詩本是思人夫子借
其言而反之則主思理說不宜露出只暗切理上
為妙

唐棣章全直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棟大計反

唐棣郁本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
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此
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參序逸詩有云唐棣之華物之無情者也偏然其反而猶若
有所感而動也况我之于爾人之有情者也豈不思乎但要

所居之室室是遠而不可至而

析講大全陳氏曰詞意無義抑態東坡以為思賢之詩亦或
然也○此節是記者因夫子借詩以勉人而先舉詩詞如此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扶夫音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
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
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參序夫子借其詞而反之曰天下事不患其難致而思其不
求今詩既云思而復以遠為患自我言之彼殆未之思也天
天下之境亦何遠而不可致之有于

古以上萬里而外一心之所通焉耳

析講大全陳氏曰詩謂爾思以思其人言于室字知之夫子
所謂未之思以思此理言理之所在思則得之何遠之有不
思則不得始見其遠耳○二句緊相承勿于未之思也下加
試一思之一轉何遠句只翻弄不達的意思而所以不遠則
勿道破令人深
思而自得之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

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貌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為十七節

孔子章全旨

鄉黨一篇總是說夫子動容周旋中禮無非盛德貌之不同也夫子在鄉黨非不言而似不能言在宗廟朝廷則當言必言而猶謹于言玩于字其在字便見時中之聖此章重言不重貌言貌者言之貌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參序聖人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門人賓視而詳記之可謂嗜學矣首記之曰吾夫子盛德在中而著之言貌有隨在可

徵者焉孔子在鄉黨但見其言貌之間恂恂然信寔而溫恭未嘗以賢知相先似乎不能言語底一般蓋父兄宗族之前其禮恭而詞簡有如此

析講恂恂二句一申說下乃恂恂然其似不能言也與斷斷今無他技一樣文法恂恂是信寔而簡默光景故以似不能言句足之○太全輔氏曰似不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寔之意大凡人纔信寔則言自簡默況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恂恂虛而似不能言寔觀註將謙卑遜順不以賢智先入實意發在似不能言內可見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直遑反下同便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參大全皆其在宗廟朝廷則又有不同者在廟則詳問禮法使可以識制度文物之精微升降揖遜之委折在朝則極言政事使上之所布者不悖于理下之所受者不被其害蓋便便然言之明辨但其言一出于敬謹而不放爾尊親異地而

言貌亦殊非時中之聖熟能之

析講麟士云似不能言句足拘拘句雖謹爾句足便便句○宗廟朝廷皆指魯說○翼註便便言句重唯謹爾句輕但謹而不放爾未嘗不言也

朝與章全旨

通章記夫子在朝之敬朝字截提起作冒上節是接下之言曲而當下節是事上之容恭而安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侃侃苦且反
誾魚巾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

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參直解夫子在朝時君尚未視朝也夫子與同列下大夫言是日是非日非當言即言正辭斷義毫無委曲侃侃如而剛直也與上大夫卿言于已者言從容委曲不至至極情直遂而其中持正不阿默寓箴規之意

則聞聞如和悅而諍理宜然也

析講麟士云朝字活看言夫子之在朝也當一頓君未視朝

自昭下君在神入非正解朝字胡氏曰以下文君在至觀之

知此為君未視朝時既視朝則不當歷位而相與言矣○侃

侃是明行其直聞聞是婉行其直總是一個直字○君未視

朝乃群臣待朝之時正彼此可以議政之際故有言二言字

皆指商確政事說侃侃者是是非非無隱諱也聞聞者異順

之中規諫存焉也○王制大國三卿次國三卿小國二卿皆

下大夫五人馬氏曰天子太卿而大國三卿乃其親之屬也

大夫士乃其三卿之屬也則以下大夫視上大夫真不可車

迷矣後方氏注云諸侯有上下大夫無中大夫而卿即上太

夫則謂有中大夫者自為天子之制○周官冢宰太宰卿一

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

人則天子有中下大夫而無上大夫

君在蹠蹠如也與與如也

蹠蹠子大反蹠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蹠蹠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

下之不同也

參太全及君既視朝在堂上也夫子極其恭敬則心懼而見

之身者踧踖如而不能自寧也但常人過于矜持未免失之拘迫而夫子威儀動容却又從容而安適與與如也此其所以爲聖人也

析講麟士云事上謂君也對君則皆爲下故曰接下○踧踖皆從足蓋在跼立上說而實包一身容儀言蓋敬君之至如立不寧也與與陳氏所謂得其中而且安適也踧踖二句文平意串蓋與與卽是踧踖者從容而無失措合看卽恭而安之謂

君召章全旨

君召句是總領提起議賓主交際國體係重輕鄰邦規敬肆夫子節節中禮念念在君甚有重視君召之意所謂事君盡禮也首節被命之初中二節行禮之時末段禮畢之後各節俱重下半截蓋始終一于敬而已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必勿反
躩必勿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合參古者兩君相見必有擯介以傳言曾君召夫子使爲擯但見初承君命而心敬于中容變于外以色則勃如其變動

若不敢安其常也以足則躩如其盤旋若有所不能進也其敬于承命之始者如此

析講大全朱子曰相相禮儀擯傳言請不同

○君命當敬而擯相又國之重事故尤加敬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

占反
檐赤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檐整貌

參序賓至門之際正爲擯者傳命之時夫子拱揖其所與同立者傳君命出或左其手傳賓命入或右其手則手動而身不與俱動衣之前後檐如而整也

析講周禮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賓至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爲上擯大夫承擯士紹擯賓介如命數至擯半示謙也○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于上介

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損次損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至賓方相見○麟士謂子必爲次損似拘左右手不過大槩語耳○按擯介傳辭時不正東鄉不正西鄉當視賓主之前却得兩鄉之而已

揖左人則左其手傳君命之出而不敢內者君也揖右人則右其手傳實命之入而不敢外背實也左右手不重凡爲揖者皆然重在前後檐如上也此是手動而身容之莊不動下翼如足動而手容之恭不動末節于必復命上見夫子之敬○揖是拱起手而以命付之非如今日之相揖也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恭序主已延賓而人揖從其後趨入以有事則身雖疾趨而手容之恭如故張拱端好翼如也其敬形于行禮之時者如此

析講大全輔氏曰人疾走手易散臂易掉趨進翼如此所謂造次不違也○延賓而入揖者從其後趨入以有事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紆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客

參大全相見畢賓退就館主君送出門外猶竚立以待賓之顧夫子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紆君之敬也其敬形于禮畢之

時者如此自被命至禮畢動容周旋無不中節非盛德之至者不能也

析講賓退是就館時非歸其闕也朱子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更不頤而去國君于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

入公章全旨

此章前四節是由入門而過位而升堂漸近于君而敬以漸加末節由出降而沒階而復位漸遠于君而敬亦不懈○胡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于含氣解頤若少放矣而踧踖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所以存心也可見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恭序夫子趨朝之時方入公門則肅然起敬但見其曲身而行不敢直遂鞠躬如也就如公門不能容其身者然敬何至也析講鞠躬如也如不容連看是一意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于
遍反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橫闕之閒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闕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

參存疑君出入由中門士大夫出入由闕右而不由中門禮也若立是未出入之時常人多無覺而夫子亦不敢中于門蓋恐當尊而失之僭也闕之所在過而履之近于輕佻而不恪夫子不然蓋恐失度而踐于闕也此時尚未面君而敬謹已至矣

析講饒氏曰中間有闕而旁有橫樞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闕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出左由則以東扉爲左入則以西扉爲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闕西爲右入以闕東爲右然雖以右亦不敢正當橫闕之中但挨闕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實中則立亦不敢當中○存疑此二句是入公門之事○古之君門止一君由中行人臣不敢當中出入由兩旁今制分三門人臣出入由東西旁門中門止是君行人臣不敢行矣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閒人君立之處所謂寧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參序夫子既至外朝過君門屏間立聽治之位則君雖不在而如君在上其顏色則勃如而色容莊也其足則躩如而足容重也其言語訥訥然似氣不足以出

聲者是過位之敬視入門之時而有加矣析講禮記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曰覲天子當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門內屏外○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曰立立之處此是外朝以其爲人君聽治之所故又爲治朝入則爲內朝矣下文攝齊升堂則內朝也所謂門

屏者楹小墻于當門以蔽內外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攝齊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摠衣使去地尺恐躓之

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合參夫子既至內朝拜下之禮畢則攝衣前齊以升階至堂其躬則鞠如盤折而不敢以直遂也至于呼吸之氣亦深自屏藏有似乎不息者而氣容亦肅矣是升堂近君其敬視過位之時而愈至矣所講升堂或有政事之陳而面奏或有君命之宣而應對也攝齊鞠躬總身容攝齊則防失容要只一時事也○齊裳下緝也然則注衣謂裳也對衣則上曰衣下曰裳散則可通○古者諸侯之堂七尺凡一級使裳之齊去地八尺則升階不躡之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蹶蹶敬之餘也○此節記孔子在朝之容參序夫子見君已畢出是下堂而出降級一等則漸遠下君

始稱舒其顏色肅肅者轉而為怡怡之和悅矣由是下盡堂階而趨走以就朝班之位君堂上望之復見矣則翼如而端拱也由是復其朝班之位與眾面君而立依舊敬蹶蹶而恭敬不寧也蓋自入以至出始終一于敬如此析講黃氏曰此有五節一入門二過位三升堂四下階五復位○麟士云出者總詞當一頓謂下堂也不是出公門復位則仍面君而立○涉階翼如行客之敬復位蹶蹶立客之敬此是到末稍復加整頓眾人未稍便撤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意本末子

執圭章全旨

此章以聘為主享與覲皆聘中之事論聘以敬為主容與愉特敬中之和蓋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非和無以通聘問之情聖人之禮容各當如此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蹢蹢如有循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太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

心齊高不過揖界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踴躍舉足促
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合參夫子魯大夫時承君命以聘問鄰國當行禮之時執持
君之命圭以申信則鞠躬如也如不勝其重之象身客何肅
也執之平衡手或微有上下上但如揖而已未常太高而失
之仰下但如授而已未常太卑而失之俯手客何恭也又其
色勃然而變如臨戰而懼色客何莊也至行動之時舉容前
趾後踵曳地踴躍狹數如有所緣物而不離大地
足容何重也蓋心極其敬故見于容色者如此
析講周禮大宗伯云公執桓圭長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皆長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徑五寸○存疑鞠躬如不
勝是一意上下二句又一意○麟士云如不勝足鞠躬意猶
前如不勝足鞠躬意也又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
平衡大夫則綬之圭則提之此如揖如授者亦以魯諸侯也
○執圭一節俱指在所往聘之國而方見其君時言此圭是
通信之物見君後即退還使臣執圭一斷下敬著于身于手
於面于足四平看或問命圭曰古諸侯受封天子授之以圭
以為瑞節○踴躍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莊實
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參序既正行聘禮畢而後以君命獻禮物于鄰國
之君但見夫子有和悅之容色此聘時軌行也
析講說聘則尊君之命非敬無以盡禮享則達君之意非
和無以通情○太全朱子曰命圭通信少間仍退還草是獻
其圭璧原璜非命圭也皮幣與馬皆陳于廷故曰庭
寔皆拜跪以獻所獻皆受但少間別有物以回之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
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
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橫執
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參序享畢又自以私禮見鄰國之君則其色愉愉如
而又加和也敬兼至各當其可非聖人孰能之

析講蒙引按朱子曰享禮退又以物獻其卿大夫私覲亦及其大臣然此章端主獻其君言○禮記註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于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黃氏曰此章有三節執圭禮之正也享禮稍輕私覲又輕矣故容節不同如此

君子章全旨

此章總是衣服之制首二節以色字作主以有嫌與不正相對當暑四節以時字作主以夏葛與冬裘相對去喪二節以備所當備省所當省相對羔裘二節以手致其哀朝致其敬相對總是邪正有辨公私有別寒暑有宜長短有度吉凶有等朝祭有經其動必中則皆聖人化裁之妙用

君子不以紺緹飾

紺古暗反緹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楊赤色齊服也緹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參蒙引君子之衣服必有定制如常服之緣領不以紺與緹二色飾之蓋齊服用紺緹喪服用緹飾故常服不用者所以別嫌疑而重喪祭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析講紺緹只說別齊喪其說非正色非正色如何可齊喪用之○紺是青赤色楊者浮也如今人鴨青也檀弓註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縗爲飾縗處絳色○君子即孔子陳潛室曰即孔子做底便是衆人合做底故問於君子聖人以身爲教故記者以教法書之

紅紫閒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合參私居之服不以紅紫二色爲之蓋紅紫閒色不正且近婦人女子故不服之私居所以大居正而惡疑似也析講此二節是服色之辨○朱子曰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騞五方之閒色也○只重閒色不正不正近于婦人女子

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

袷單也葛之精者曰絺纈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絺綌是也

參蒙引當暑著絺綌單衣也必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干外蓋暑服宜干輕淺而不宜見體也析講衿絺綌衆人所同夫子之異于人處在必表而出之上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麕反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裘裘欲其相稱

參序冬有裘羔裘朝服則用緇衣以裘之麕裘聘享之服則用素衣以裘之狐裘祭服則用黃衣以裘之取色之相稱也公服之裘如此

析講衣在裘上而裘之美則褐于外故曰褐然弗認褐本爲公服蓋褐衣之外尚有襲衣襲衣之外方有正服也新安陳氏曰裘之上加單衣以祖褐見裘之美故曰褐加全衣重襲于褐衣上以揜蔽其美曰襲○朝覲緇衣取北面之意而尚黑聘用素衣取潔素之義而尚白蜡祭用黃衣取報上功而尚黃○存疑禮襲裘不入公門○玉藻曰裘之褐也見美也○析裘此皆公服故下條言襲裘以別之○羔裘緇衣以褐之是羔裘褐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下二句亦然大

蜡息民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群神而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飮農事休息謂之息民○彙解本文重緇衣素衣黃衣上蓋表與正服皆有定制中間之褐衣在他人或相錯爲文夫子必表最如一

襲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參序襲裘則加長以取溫而稍短右袂以便作事皆從其宜也析講趙氏曰此私居所着之裘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一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襲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合參齊宿致潔必別制爲寢衣以防乎褻而寢衣之制則長一身又加半焉以覆足也

析講此條從程入下章新安陳氏曰齊寢不以金致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爲齋之寢衣也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參太全出以輕裘爲便若居不厭溫則取狐貉

之皮毛深厚者以爲燕服其私服之裘如此

析講蒙引狐貉之厚謂裘也顧麟士曰此上三條冬服之制

去喪無所不佩

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鵠鴈之屬亦皆佩也

參達說服有佩也居喪之時去文就簡非所宜佩若已免喪

乃去凶卽吉之時也必玉以象德器以備用無所不佩焉佩服之用有如此

析講大全蔡氏曰按王藻云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紱此

明去喪則佩○有疑王藻陳氏註曰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

佩則左右皆玉王聲鏘鳴事佩則左

紛悅右袂掛之屬○紛悅扶物之中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裳積而旁無殺縫其

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裳積而有殺縫矣

參大全衣必有裳也朝祭禮服取其方正裳用正幅而人身

之要爲小故于兩旁爲裳積若非正服之帷裳則不用裳積

而旁有斜裁之殺縫其制上窄下寬腰必殺于下一半

蓋不惟省乎費且以別乎公也此裳服之異其制也

析講裳積卽今衣褶也朱子曰帷裳如今之裙是也裳積卽

是褶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腰者有殺縫耶○非帷裳是

燕居見賓等服不如朝祭之森嚴故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合參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用之于吉故不以弔弔必

變爲素服蓋其哀死之情也服制之謹于弔者如此

析講析衷此言謹于死之服制○麟士云按曲禮羔裘玄冠

夫子不以事故知此等皆非泥論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參折衷：夫子當致仕時，雖不在位，至每月之朔，必朝服以朝。干魯君，不以致仕而廢臣禮也。服制之謹，予朝者又如此。析講：服者衣冠冕裳之總名。致仕時人多不朝，惟夫子謹之。若未致仕時，乃常禮，自不必記。言謹見君之服制。總見夫子衣服之制，或有所必為，或有所不為，無不合于禮者。

齊必章全

此章重四必字，見謹齊之意。明衣寢衣以潔其體，變食以潔其口，遷坐以登其心。

齊必有明衣布

齊則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參折衷：齊必沐浴，取其潔也。若仍襲服，几于汚矣。故浴竟必著明衣，而衣則以布為之，蓋尚其質，不尚其華也。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析講：集註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明衣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齊素之心。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參集解：齊之日必食改常饌，居易常處，所以敬也。可見夫子之齊，一衣服食息之間無不致其謹，有如此析講總註致潔謂明衣寢衣變食遷坐以盡敬總承之。

食不章全

此章在不多食斷上是飲食之制下，是因飲食而傷生，故惡其敗至于失節。縱欲無不致其謹焉。聖人一念之微，莫非天理，學者不可以不戒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羶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合參飲食所以養生吾夫子則有一飲食而不荷者十食雖非必求其精而不厭其精于膾雖非必求其細而不厭其細食之益于人者聖人所不去也

析講兩不厭無期必于心但遇之而不厭無口腹之欲也○

備考朱子謂精為馨馨與粢同說文云糯米一斛春九斗為

粢釋名云糯米一斛春八斗糯米也則精粢異矣○禮太傳云

牛與羊魚鼈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鼈而不切

膾為辟雞兔為臠脾皆鼈而切之○內則註細縷切者為膾大片切者為軒○首節是善其養生

食饅而餲魚餛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

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饅之食音嗣饅於羹反餲為邁反飪而甚反

饅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餛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

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

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參大金食饅而傷于熱濕又或餲而味變則不食魚飯于內而肉敗于外則不食不但既敗即變色而惡臭味變其常而

惡則不食失人事烹飪之宜則不食凡物天

時未足則不食食之傷于人者聖人不取也

析講大全吳氏曰色惡臭惡廣言衆物朱子曰不時不食漢

詔所謂穿掘萌芽飭養強熟之類○達說只依註承未敗言

亦無害失飪生熟並言要亦生而不熟耳○二節成其傷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

嘗不方正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

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

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參大全夫子凡物必以正若割肉不方正不食飲食各有所

宜醬之為品非一古之制食者使人食其物則用其醬皆有

意義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非特

不備食之亦必有害不食其肉食之不荷如此

析講不正不食異其心之所存也不得不食惡其味之不備

也不得其醬非無醬也用醬各有所宜用以相制非徒調味

而已○禮記內則濡雞醯醢實蓼濡魚卵醬實蓼○鄭氏讀

為鯢魚子也以魚子為醬，需鯢醢醬，實蓼魚醢，芥醬，栗腥，醢醬。○大全朱子曰：醬非今所謂醬，如內則中數般醬，隨其所用而不同。○三節雖不傷生，亦不苟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量去聲

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參太全人之養生，以穀為主，以肉為輔，肉氣勝則滯，穀氣夫子不使多，肉勝穀食氣者，養生之理當然也。酒以為人合歡，而人之飲量各有不同，也故不預為之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于亂。德亂，亂其飲食之有節如此。○析請無量，夫子不自為量也。○大段重不及亂，亦不甚重，無量也。無量與上雖多對，不及亂與上不使勝食氣對。○明飲食之節耳。○四節雖當食，當飲者，亦有酌量。○蔡覺軒曰：詩中如既醉如賓之初筵，未嘗不言醉，但醉甚至于亂，厥儀則為失耳。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參邢昺：酒不自作，未必精潔，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內，故凡沽者市者皆不食，恐其傷人也。○析講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並言之耳。○五節衛生之嚴。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參序：薑味辛，微溫，人服之，氣通神明，故每食常設而不撤。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參東解：凡食不太多，而通飽。○析講：麟士云：此條諸家俱不承薑字，六七節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養生之周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棄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參序助祭于公所得胙肉不待隔宿即頒賜以頒人不留神惠也拜祭于家之肉不出三日即以分賜于人蓋出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矣是棄神之餘也其頒食有當可之節如此析講蒙引出三日則不食之矣此記者推夫子之意也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寧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參那疏方食不語雖問及必有待而答寢息宜靜故不言言語各有其時故夫子謹之析講大全朱子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即其事而言之蒙引食謂正當食時非謂終食都不語食不語况自止中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參大全夫子每食雖蔬食菜羹之薄者亦必祭祭必齊如蓋無不祭之食無不敬之祭也其每食有重本之誠如此合而觀之聖人飲食之節無不中禮不惟可以養生亦可以養德何莫非道之所在歟

析講大全陳氏曰凡字作必為是○古席地而生置豆于地故置祭物于豆間之地○麟士云曲禮註古人祭酒于地祭食于豆間有板盛之卒食撤去○蔬食粗飯也或作蔬食誤○上三節是就飲食而推其錫類報本向晦通幽無非見聖人之謹也

席木章全旨

言聖人心安於正，即一坐亦不苟，要見細行必於意。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祭序夫子隨在，必以正。若席或偏，向不正，則不坐。雖小不苟也。

析講：席依戶牖而設，與官室相向。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此以方為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說本燕禮及大射禮大全。葉氏曰：輔慶源曰：形于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于中者密矣。

鄉人章全旨

上節尊高年，下節重古禮，居鄉之事皆行之，以敬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參大全：夫子與鄉人飲酒，其時少長咸集，必待年老而杖者。

鄉人饗朝服而立於阼階

饗乃多反

出，夫子斯隨之而出矣。不敢先，亦不敢後。蓋鄉黨尚齒，故其出視老者為節也。析講：禮王制：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之。麟士云：此鄉人飲酒與鄉飲酒禮無預，世誤又耳。

饗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饗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合參：古者季冬王命入大饗，以逐邪疫之氣。禮雖古而近于戲，夫子以為鄉人為我而饗我，則主人不可慢也。于是朝服而立于東階之位，以待之，蓋致其誠敬，一以尊王命，一以盡主道也。

析講：朝服乃當時有官者之常服，非如今制之大慶賀朝服也。麟士云：或只如今人言公服。○上條鄉人飲酒，句亦當說有聖人在內也。○大全：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

位一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饗以索室殿疫○備考月令季春命國饗九門饗饗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饗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饗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謂之大饗者下及民庶皆得饗也○按季春之饗天子諸侯得為之仲秋之饗惟天子得為之此則季冬之大饗也翼註近于戲三字不虛蓋其事近戲却以嚴肅臨之方見聖人不衰視古禮處

問人章全旨

此章以交道為主上節重拜送下節重拜受及直言上而謹疾意輕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合參天子所交之人或遠在他邦遣使問之則于使者之行再拜而送之如親見其友之敬焉其誠意之見于遣使者如此析講大全輔氏曰使者所以將我之命往見其人拜而送之則如親見其人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

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也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面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合參夫子有疾康子使人饋夫子以藥夫子則拜而受之以盡受賜之禮復以直告曰丘尚未達藥性之所宜果合吾疾否故不敢先嘗耳其誠意之見于受饋者如此析講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之○直告之則我意達于彼而彼心亦不惑于我雖不飲而亦不虛其賜矣謹疾不係與人交事不重○不可說大夫有賜于士蓋康子特孔子以大夫告老矣故註以交道言

廐焚章全旨

即此可見仁民愛物之有別要知退朝倉卒之間便有貴賤低昂所以為聖人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參集解孔子之家牧馬之廐焚子方自君之朝退而來歸始

聞之時即問曰傷人乎而不問焉未暇及也蓋仁民愛物雖夫子不忍之本心而一時惻隱之發則于人切而于物緩此可以見聖人用愛之本心矣夫豈作意而為之哉析講不問焉一句記者之言也刑氏曰孔子家既也以退朝知之蒙引畢竟亦問到焉只是初聞既焚時獨問人而不及焉迥出常情之外此門人所以謹記之也

君賜章全旨

立臣道之極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

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餽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令參夫子事君無在不盡禮焉如君或賜之以熟食則必正其席而一先嘗之如對君焉然後以其餘頒賜家人所

以敬君賜也君或賜以生腥之肉必熟之而薦于祖考尊其君因尊及于吾之親所以榮君賜也君或賜之以生牲必畜養之以待祭祀之用愛其君因愛及其君之物所以仁君之惠也夫子受君之賜其禮有如此析講或問不正不坐豈必賜食而後正之朱子曰至此又正以為禮也豈先為不正之席至此而後正之哉蓋敬慎之至耳○饒氏曰賜食當先奉親子先嘗之時已孤也○曲禮曰餽餘不祭蒙引只云先嘗便知其不以薦祖考而所嘗之餘即以頒賜矣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

周禮王凡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參序夫子侍君之側而君或賜之食時君祭先代進食者則已但先飯若為君嘗食者然蓋避客禮而以膳夫當食之禮自處也是侍君之食其禮有如此析講邢疏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

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是非客之禮也禮注云王日一舉者殺牲盛饌日舉每自一番盛饌也膳夫授祭者飲食必祭授王所祭之物也品嘗食者每品物皆先嘗之示無毒也王乃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聲拖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朝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折講輔慶源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禮况有疾而君視之乎加朝服拖紳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然亦必病不能支方可如此陳新安曰天地生氣始於東方○東首不重只重下句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參序夫子為大夫時君有事以命召之則不待駕車而先往也

入太廟每事問

重出

朋友章全旨

此章以義為主上節是義重而生死不上下節是義重而財利為輕義所當受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總見夫子立友道之極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祭序朋友之饋我者雖車馬之重非祭肉比皆受之而不拜其處友之交際而合義如此

析謂邢疏此輕財重祭之禮也○麟士云大意只重車馬不拜祭肉取相形說耳○祭肉必拜者敬友之祖考不緣物之薄而廢禮也車馬不拜者朋友有交際之常不因物之重而過禮也合禮處便是義

寢不章全旨

首節二句是敬以處已見齊衰至有盛饌數句是敬以待人迅雷是敬以賞天都要見容貌之變然其變也乃所以不失其賞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素祭祀見賓客而已中申天天是也

合參夫子盛德之至發于容貌有隨時不同者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致氣散而神不聚夫則情氣不形未嘗偃卧如尸焉居所以自如必事乎儀容則體拘而神不舒夫子則喪容間適即無事于容儀焉夫子容貌之變見于處者如此析講聖人德盛仁熟雖寢與居自有常則也不尸不肆也不容不拘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黻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疎見貌謂禮貌餘見前條參序子見有喪而服齊衰者雖所素親狎之人必為改變其常容况非狎者乎見冕而有黻者與黻而不成人者雖在燕養之地亦必相加以禮貌况非褻見者乎蓋哀喪尊爵祫不成人之心之自然而然也

析謂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心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謂素相比者也○狎以人言褻以地言變只改舊容有驚哀之意以貌則加敬矣蒙引褻謂燕見非公所禮

法之場及稠人廣衆之中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合衆夫子在車時遇凶服者則式之蓋凶服者乃人子之大變而夫子哀其所可哀耳有負持邦國圖籍者過必式之蓋版籍乃民數之所存爲王者之天而夫子特重其所當重耳析講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男子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歲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刑疏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爲敬名達說凶服即上齊衰重言子者此情在車時也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合衆人有設盛饌以進者子必改容而起蓋因其物可以知其禮之隆故致敬以答其禮非徒以其饌也是容貌之變見于待八者如此

析講陳氏曰若不敢當也怕然當之則爲不敬不知禮矣

迅雷風烈必變

迅雷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衆序時乎天有迅雷烈風以作于上子必改容

容敬天之怒也是容貌之變見于敬天者如此

析講大全王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自察于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于國士庶人當自察于身恐懼修省何可已哉存疑此敬天之怒非驚懼失次也

升車章全旨

上節有敬容
下節無肆容

升車必正立執綏

緩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緩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合衆當升車之初必正立以執緩而升焉夫升車執緩所有事也而立未必正則常人不免也夫子則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如此非敬德之容所著乎
析講麟士云總註記孔子升車之容則正立執緩已指在車時非但言方升也○劉上玉曰緩下節車中二字即如注作初升未嘗不妥立者立干車下執緩以升于車上也存疑重在正立上不重執緩與席不正不坐之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參序夫子既在車中時首不同顧口不疾言手不親指既不失容又不惑人也析講集解包曰前視不過衡軛窺視不過轡轂○太全陳氏曰大夫得乘車觀瞻所係夫子謹之非勉而能蓋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其見于乘車者如此王觀濤曰不內顧頭容直不

疾言口容靜不親指手容恭只重不失容上惑人帶說

色斯章全旨

通章重三時字色舉翔集即得時處三嗅而作即時舉而舉意也記此於鄉黨之末蓋以孔子聖之智而後集就之遲也是知止之明下節証上節見鳥始終識去就之時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同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關文矣參序見人之顏色不善斯飛舉而速去矣必同翔審視擇可止之地而後下集物能見幾如此

日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又居勇反嗅許又反○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其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見氏曰石經嗅作憂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闕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

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驢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參太全夫子見雉如此逐飛嘆曰此山橋中之雌雉信得其
時哉信得其時哉蓋謂時當飛而飛時當下而下咸合其宜
也此時子路在側共而向之若有取之之意雉乃三鳴而起
焉此正色斯舉矣之一証也雉一禽耳去就猶
得其時如此君子之去就何可不得其時哉
析講色舉翔集卽謂雉也若移山梁雌雉句冠于章首則
意尤明矣○按首二句指雉不當作凡鳥字又不可徑講雉
則當劈空懸議緊緊注下文字靈奇

論語卷之五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060